



上

吳佩孚

亂世梟雄

一、少年读书生活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，北平街头的积雪还没有融化，天气依然很冷，城里暮气沉沉，寂静肃杀。清早，一群悲愤异常的人匆匆来到万益祥木厂，领首的是一名衣着华丽、气宇不凡的中年妇人。万益祥木厂老板见这些人个个脸上显露悲哀之色，眼睛又红又肿，不由得暗暗心喜。有人指着放在屋墙边的一副棺木说：“夫人，请看这副。”那是一副金丝老楠木，质坚芳香，硬如铁石，色泽都成紫色的了，板厚一尺有余的棺材。老板上前一步殷勤地介绍：“诸位，南方有没有这么好的棺木我不知道，在华北一带，就数咱厂里的这口最好。”那妇人左顾右视，朝众人点点头。老板接着说：“夫人，一口价一万一千块钱。”老板见那妇人脸上有为难之色，连忙改口问道：“不知是给夫人府哪位办啊！”旁边有人应道：“这位是吴夫人，这口棺本是给吴佩孚吴大帅办的。吴大帅昨个谢世了，吴夫人特地来贵厂选购棺木。”“给吴大帅办的？”老板惊问道，然后是一脸的虔诚：“这么着，小号这一口材是中日开战之前的货，光是木料，进价就是七千五百块大洋。冲着吴大帅不做汉奸，工料、利息钱不值钱啦；统统不算，府上就照七千五百大洋的原价，给抬了去吧。小号赔的，那是咱们对吴大帅的孝敬。”

十二月五日申时，大殓。一大早吴府便来了大批的工匠，忙忙碌碌，在前院里搭孝棚。大门口，用两把宫扇，一罩红罗伞，遮住了双扇门扉。吴佩孚的一生，没有子嗣是他最大的遗憾。他有三兄弟，老大道孚早故，老三文孚的儿子吴道时，兼祧二房。吴

佩孚一死，便由吴道时寝苦枕块充当孝子。七千五百块钱买来的棺木抬进大厅，灵床上的吴玉帅已经更过了衣，他的殓服是蓝缎道袍，宽沿道帽上镶着金边，视殓的亲友们很诧异的看到，吴佩孚双目已瞑，两颊瘦得凹了下去，奇怪的是，他紧闭的嘴唇仿佛挂着微笑。

下午五点多钟大殓。日落昏黄，暮蔼四合，军乐队在厅前廊下，轻缓的奏着哀乐。灵前供桌，正中是吴佩孚的放大照片，英武气概，栩栩如生。供桌之前，用茉莉花和松枝，编织成“四方正路”四个字，桌上摆满了五供、鲜果供等，祭台之左，排开无数冥器，有金山、银海和尺头长桌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

大门外的素花牌楼塔好了，直矗云天。车马和步行而来的吊客越来越多，吴府的卫队，都为佩孚戴了孝，满面哀戚，在公馆里里外外警卫，指挥车辆，井井有序的让车马排列成行。

“送三”时需用的车马，也从冥器店里送了来，就摆在公馆门口，纸扎的两辆小包车，四匹骏马，还有骑马开道的士兵，肩背着纸糊的长枪。纸车纸马的后面，紧接着吊客的车如车水马龙。

挪移灵床，将那口楠木棺材放在灵堂中，吴道时捧头，另外三位家属合抬身子，把孚威上将军的遗体舁送入棺。梁上悬吊着的一盏电灯，光度较黯，正射棺内。这时候，家属为吴佩孚盖好经被，大红色的，上绣“西方道引”四个大字。吴佩孚生前跟吴夫人说过，殉葬物只放他一生所得的勋章，一枚道教会的人会纪念章，吴夫人临时又添了八枚包金制钱。

吴佩孚躺进了棺材。孝子开光，吴道时一边哀哀恸哭，一边用凉水抹洗吴佩孚的额脸和五官，然后，司礼的一声高喊：“请亲友瞻仰遗体！”一语未竟，家属中已经爆出号啕痛哭。吴夫人突然一声悲唤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就此晕绝过去。于是号哭中又加上了惊喊骇叫，听到的人无不心酸落泪。

十二月六日，行送三礼，意思是恭送吴佩孚的魂魄升天，五点多钟先行家祭，亲友来宾到了两千多人，家祭已毕，僧道尼姑钟磬齐鸣。“送三”出发，来宾们鱼贯而行，每人手中拈上一支燃着的香。

这次“送三”，是一九一一年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，连绵里许的浩大行列，最前面的是冥器，包括引路的金童玉女各一，绸子扎的，接下来有八名纸扎卫兵，一座楼库，一辆马车。然后是清音鼓乐、“市政府警察局”乐队、雍和宫的喇嘛、东狱庙的道士、拈花寺的和尚、又是白云观的道士、岫云寺的禅僧，接踵而行的便是吴佩孚生前友好，旧日僚属，八大处的幕僚，跟几百名副官卫士，一律孝服白冠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素衣如雪，走近看时，他们每一个都是泪眼婆娑，掩面啜泣，那股子悲怆哀伤，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。

白衣白帽的旧属之后，又是无数的僧道和师姑，以及一群群的乐手，女宾在后，男宾在前，构成行列中最长的三部份。家属和孝子，则在队伍后面踉踉跄跄的走。

中国的老百姓向来喜欢瞧热闹，即使是多么不起眼的小事，碰上了就赶上瞧一瞧，也不管自家有没有急事，三五结群，评头论足一番。何况这天是吴府为吴佩孚办“送三”这般大事，岂能不过来凑凑热闹。北平城的老百姓纷纷三三两两，前呼后拥，不辞辛苦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吴府门外。看热闹的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将吴府围个水泄不通。人们对吴佩孚的丧事办得如此隆重歆嘘不已，接着开始谈论吴佩孚一生佚事。渐渐地，吴佩孚是叫日本人、汉奸害死的消息在人群里散布开来。人们一边同声称赞吴佩孚忠贞不二的爱国精神，一边悄声痛责日军残暴不仁、汉奸卖国求荣。于是在给吴佩孚“送三”这天，悲痛欲绝的送葬队伍后面，数万老百姓慷慨激昂、浩浩荡荡地紧紧跟着，造成了万人空

巷，倾城出动的声势。“送三”的路线，从什锦花园东口大街、西大街北大街之南端，一直到神路街口，在这么长的一条路线上，两旁密密层层，排了两列人墙。由于沿途驻足恭候的人太多了，这三条宽敞无比的街道，汽车、电车，交通全部停止。老百姓自发自动，出来冒着冬日严寒，为吴佩孚“送三”，他们肃然无哗，脸上是尽是悲愤哀恸的表情。

在神路街口焚化了全部冥器。“送三”之礼宣告完成，沿途的才经百姓歔嘘太息的散去，两千多名来宾，没有一个中途辞离。这一天北平老百姓对于吴佩孚所表现的崇仰和哀痛，恰如公祭吴子玉将军的那篇祭文最末几句的写照：

不吊昊天，溘先朝露，良图永息，道路所悲，惟兹正气，百世可师，侵地待复，魂魄焉依！”

十二月五号，吴佩孚“送三”的同日，在香港旅邸，吴佩孚的生前好友，依畀最深的幕客，在前清中过南元的江东才子杨云史（圻），正接受大公报记者的来访，噙着两眶眼泪，声音哽塞的谈吴佩孚的暮年：

“大汉奸王克敏在北平不敢胡作非为，就是因为他怕吴将军。同样的，日本人也怕吴将军的凛然正气。我去年夏天从北平南下，临走以前，吴将军还告诉我说：‘我不能禁止别人威胁利诱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’去年冬天，吴将军变节的谣言最盛时期，他又向我在北平的家人表示：‘我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是如此！’”

谈到吴佩孚的身后，杨云史提起去年吴佩孚亲口告诉他的家务种种：

“吴将军说：他家里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，早先有几亩薄田，现在政府又补助了三千元。当时我曾问他：‘就这样，你能过得去吗？’吴将军答以：‘过得去。’接着他又叹了口气，说是：‘这个年头，过得去已经是福气喽！’”

记者辞出以后，杨云史百感交集，泪枯心乱，自言自语，念起吴佩孚的一首“《黄州早春登城诗》”：

“两字功名百战哀，江山无改登此台；举杯独酌看周易，樊口江鱼下酒来。”

吴佩孚是军人，他羡慕关岳，师法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，但是他一生最推崇孔孟，又嗜易经，遗有循分新书，明德讲义和正一道铨三本演绎五伦八德的著作，写下“廿年铁马余生返，剩水残山且读书。”他也懂得“马革余生无所有，匹马南来一杯酒”的悟境。倘若有人问他，为什么要有“欧亚风云千万变，英雄事业今古闻，花开上苑春三月，人在蓬莱第一峰”这种个人英雄主义，而非要“杀声一震天地惊”，来把大好河山搞成“剩水残山”了以后，再来“画意吟情闲更好”呢？恐怕他也只有慨叹一声：“可惜清明平旦气，都从梦里误平生”了吧。

他又有一首入蜀诗，写尽英雄末路，天人同悲的凄凉落寞：“曾统貔貅百万兵，时衰蜀道苦长征，疏狂竟误英雄为，患难偏增伉俪情。”

“楚帐悲歌难不逝，巫云凄咽雁孤鸣，匈奴未灭家何在，望断秋风白帝城。”

全诗只用了“疏狂”二字，作为自我检讨，再不然，便归咎于“时衰”。其实呢，吴佩孚这个人的思想言行，跟“疏狂”二字的确牵扯得上，而他所谓的“时衰”只怕也是指的时运不济，那不过是凡夫俗子的推诿卸罪之词。

由统兵百万而见杀于日人，由虎踞中州而狼狈入四川，吴佩孚的一生，鹊起鹊落，浮沉不定。这一位中国旧军人的典型，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要被淘汰，要演悲剧的，——虽然，吴佩孚在他生前是决不容许有人对他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。

吴佩孚的悲剧，在一个大时代的蜕变时期中是必将产生的，就

象苏东坡所唱的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，当巨浪来临，被激起的浪花是前进者，被淹埋的水流是那些故步自封，无法迎头赶上的人。一起一伏，一进一退，情势立判。

但是，不管怎样，吴佩孚的一生事迹确实可传，让人同情，因为他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，掌握过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国之命脉，他曾叱咤风云，他也曾束手待毙，总之，他的一生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他的一生得从清末山东蓬莱说起。

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《史记》上说是渤海中的三座神山。汉朝的时候曾经有人到那儿去过，看见“许多仙人，和不死的灵药”，据说：那儿的宫阙都是黄金白银砌造的，所有的飞禽走兽，一概披上雪白的外衣。——“其物禽兽皆白”，只有这一句，可能有百分之几不是神话。蓬莱占称登州，在渤海湾南，跟辽东半岛遥遥相对。

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又称蓬壶、方壶、瀛壶，典故出在《拾遗记》。《拾遗记》解释说：这三处地方都呈壶形。

吴佩孚成名以后，曾经请人杜撰自己的家谱，吴佩孚说他的家世可以追溯到西周，始祖出自江苏延陵郡（今常州）。远祖是周太王的长子，历史上开辟江南的第一人，始祖是春秋时吴王吴季札。吴佩孚的祖上是什么时候迁到山东蓬莱去的，不可考。事实上吴佩孚是地道的山东人，父亲吴可成仅在蓬莱县城区县学后街，开一片规模甚小的杂货店，字号“安香”。

吴佩孚生于一八七四年三月七日。

他的父亲吴可成，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，做点小生意买卖，勉强维持生活。这位小商人，颇富于振兴国家民族思想，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七年，励精图治，变法维新，亟欲侵夺朝鲜、台湾、琉球；这一年有台湾土著杀日

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，日本人乘机挑衅，派兵攻台，明明吃了败仗，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五十万两，消息传出，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。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在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，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、民族英雄戚继光到了他的家里，蓬荜增辉，振奋异常；由于戚继光字佩玉，因此，当吴佩孚呱呱坠地，吴可成便以佩为名，以玉为字，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，字子玉。

吴佩孚的母亲张氏，是一位克勤克俭、很有志气的贤妻良母，安香店的蝇头小利，不足以应付小家庭的开销，她白天帮同照料店铺，料理家务，晚上便借一灯如豆，纺点纱来赚两个钱，以此贴补家用。

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叫吴道孚，早夭，因此吴二爷成为吴家的长子。他三岁的时候，一八七七年，添了一个弟弟，名唤文孚。

吴可成夫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，尤其是对吴佩孚，因为他是长子，父母寄予的希望很高。可是毕竟家境清苦，两夫妇成天忙于衣食，难免照顾不周，而吴佩孚小时候玩心很重，家里呆不住，经常和小朋友们四处游荡，龙神庙、蓬莱阁，都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。

这蓬莱阁是蓬莱县的一大胜迹，座落在城北丹崖山上，阁之下便是渤海滨，汪洋万里，惊涛拍岸，极宜于远眺。（蓬莱阁建于宋朝治平年间（宋英宗的年号，公元八四八年），明朝的参将，清朝的藩王孔有德曾经在那儿住过，阁顶，悬有一块大匾额，上书“海不扬波”四字。）

长到六七岁了，父亲教他认字，念书，然后送进私塾。蓬莱县学后街地点偏僻，座落在孔庙和考棚的后头，一排屋子，全是窄门浅户，湫隘简陋，安香店自也不能例外。家里面别说书房，连张书桌子也没有，吴佩孚愁眉苦脸，拿着父亲买来的书本，问他

母亲说：

“娘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念呢？”

所得到的问答是：

“我给你想法子。”

家里有一副大石磨，搁在廊檐底下，吴大娘去找到一块木板，往磨顶上一放，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，叫他用骑马式，坐好在磨脖子上，就这么样，书桌也有啦，凳子也得啦。

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，还有一层妙用，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以后，根本就别想溜；如欲下地，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。

过路的街坊乡邻，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，咿咿唔唔的念书，吴可成笑容可掬的招徕生意，吴张氏当街坐着，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，一得闲便纺个不停，于是颌首赞许的说：

“唔，这家子人，将来必定发达！”

转眼间到了一八九〇年，吴佩孚十四岁，吴文孚十一岁，父亲害病死了。剩下孤儿寡妇，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，只得草草的安葬。

父亲一死，吴家仿佛栋折梁摧，天崩地裂，店务没人照管，只好让它自生自灭。母子三口生活没有着落，吴大娘便夜以继日的纺纱，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，心力交瘁，繁剧沉重的家事和工作，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，健康大受影响。——十四岁的吴佩孚在这时候变了，他不再贪玩游荡，从此沉默寡言，每天深夜，凄凉的家境总在困惑他的思想。吴佩孚在被窝里紧紧咬住牙关，他不许自己哭，但是他已下定了决心。

有一天，他所要探问的事情，终于有了点眉目，于是他秘密的布置妥当，然后兴冲冲的回到家里。吴佩孚蹲在纺车旁边，问他母亲：

“娘，我也去挣钱，帮着养家，可好？”

抬起疲倦的眼睛，望了他一眼，吴大娘说：

“你给我好好的念书，我们这一家子，都指望在你身上咧！”

“娘，我赚钱也是读书。”

“那儿会有这种好事，”吴大娘头也不抬：“还是等你念好了书，再去赚大钱吧！”

“娘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娘，是真的。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，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。”

二两四钱银子，在当时真是一笔大数目，一家三口省吃俭用，加上吴大娘的纺纱收入，就能有个富余。吴佩孚以为他母亲听了会惊一惊的，那儿知道，吴太夫人声色不动，只是在说：

“你别胡思乱想啦，才十四岁的孩子，人家肯让你去当兵？”

“不是当兵，是当学兵。”

“就算是当学兵，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。”

虎的站起身来，挺一挺胸：

“娘，我生来个子高，就说我十八岁，也没人会不相信的。”

定定的看了吴佩孚半晌，吴大娘脱口而出，喃喃自语：

“嗯，这孩子，是长得高。”

但是，即使个子长得再高，能够冒充得了十八岁，吴大娘还是不赞成吴佩孚进水师营。自从满人入关，多尔袞为了压制汉人习武，唯恐成为反抗的力量，恶意的散播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的谰言以来，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，竟然在中国人心里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。基于此，吴太夫人反对甚烈，同时，她自吴佩孚生下以后，便将一切美好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他身上，吴太夫人不让吴佩孚中辍学业。

第一次的请求，所得的结果是严词拒绝，断乎不准，但是吴佩孚实在不忍再看母亲这么样劳苦下去，而且，不论吴太夫人如何焚膏继晷，拚命苦干，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，渐渐的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，吴佩孚觉得自己身为长子，未便袖手旁观，因此，他锲而不舍，再接再厉，一有机会便跟他母亲絮聒不休，后来，他迎合母亲的心意，又一次兴奋不已的跑回家来说：

“娘，我打听得确实了，水师营里的学兵，上课上操，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。”

“两天？”吴大娘的心思，有点儿活动了，出操上课，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，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，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，这个待遇，实在是太优厚、太可观，太划得来。

“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”吴佩孚恳挚说：“娘，还有五天的时间，我可以继续念书。”

“继续念书，”吴太夫人沉沉的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打六岁起进私塾，九岁就开篇做文章，十二岁念完了四书五经，好些个老先生，都在夸奖你诗跟文章做得好哩。现在你都十四岁了，只怪家里没钱，请不起好老师，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。——这么样继续念下去，我真不知道你能念出什么名堂。”

一听他母亲提起此事，吴佩孚不禁心花怒放，当时便问：

“娘，你可晓得李丕森李老师？”

“登州府头一位好老师啊！”可见吴大娘平日对这些名师留意得很：“李老师教出来的举人、秀才，好些个咧。——你提李老师做什么？”

“娘，李老师答应教我的书呢。”

喜出望外，吴大娘停下手头的工作问：

“你骗我？”

“不，是真的，”吴佩孚忙答：“李老师说，他看中我家贫而好

学，书念得不错，诗文也有点根底，他说他要好好的教我。

“这一——”吴大娘立刻便联想到了钱的问题，不期然的有些儿踌躇：“我们怎样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！”

“娘，李老师本来是这么说的，只要我肯发奋向上，好好的念书，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，宁愿分文不取。”可是，一声苦笑：“我也想着这样不太合适。所以我想这么着，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，等到明年开春，我们省吃俭用，凑一笔数目，送给李老师当束脩，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。娘，你说这样可好？”

多一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励，吴大娘很勉强的答应了一声：

“好吧。”

于是，十四岁的吴佩孚，便开始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军装，一周两次，到营上去上课、操练。他住在家里，饭也是回家吃，月终关饷，他拿到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银子，揣在怀中，喜洋洋的跑回家去，双手捧给母亲。从此他十四岁开始赚钱养家，一直到若干年后饷银稍有富裕，吴佩孚总是一文不花，全数充作家用。

吴大娘嫁到吴家以后，吴家开的那月杂货店，只有萎缩，从来不见扩充，贱买贵卖，生意来往，通常都是使的制钱，成锭的银子，极少过手。如今大儿子才十四足岁，便能赚钱养家，而且饷银一拿回来便是成锭的足色库银，第一次从吴佩孚手里接过他辛苦赚来的银两，吴大娘喜得落下了眼泪。

转眼之间就过了年，转眼之间又开了春，有一天，吴大娘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叫吴佩孚也穿得齐齐整整，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，——三母子勤劳俭省，节衣缩食，攒下来的结果。备几色礼物，这位茹苦含辛的老太太，母代父职，她亲自领了吴佩孚，前去谒见李老师，行拜师的大礼。

李丕森，字汉卿，是登州府的宿儒，国学大师，蓬莱名举人

孙丹辉、优贡生温念曾、生员张祚庭等，都出自他的门下。当然，尽管这位李老师一生诲人不倦，弟子数以百计，他所教出来最有成就的一位学生，仍还是后来，叱咤风云的吴佩孚。

刚开始在李老师的门下受业，和他同时执经问义的大学生，一共有三十多位。吴佩孚因为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，这三年的时间混在私塾里白耽搁了，他赶上去很吃力，兼以他等于是半工半读，因此名列前茅轮不到他的份，再怎么废寝忘食的苦读，他的学业成绩依然平平。

十四五岁的少年，不但自食其力，赚钱养家，而且还能利用学兵的余暇，用功念书。吴佩孚的老师，更是蓬莱县里有名的李丕森，乡党邻右，免不了要对这个无父的孤儿，刮目相看，人人都在夸赞，吴家那个老二，将来准有出息。

因此，十五岁的时候，便有人来登门提亲，说的是王家的姑娘，门当户对，年貌相若，吴佩孚也曾看见过她。——当他母亲征询他的意见，他本来觉得十五岁订亲未免太早，但是他想起了一点，母亲年纪渐渐的大了，又要操持家务，又要从事纺绩，实在是太辛苦，自己早两年成亲，新媳妇进门，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帮手，从这个角度设想，吴佩孚无可无不可的应允了这门亲事。

然而不幸得很，王家姑娘还没有过门，两年后，吴佩孚十八岁，他的未婚妻一病不起，吴佩孚是饱读经书，讲究五伦八德的人，他尽心尽礼地办了丧事，并且把这位王小姐归葬吴家的祖坟。

二、吴秀才替天行道

吴佩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青年，水师营的训练，和李丕森

老师的循循善诱，使他文武兼资，满腹经纶，唯一的缺陷是生活清苦，营养不足，兼以焚膏继晷的苦练和苦读，还要帮助母亲撑门立户，料理家务，累、乏、忧心、操劳，再加上缺觉，他的身体并不太好，虽说并不曾生过病，却是个子瘦瘦长长，整日沉默寡言。吴佩孚的少年生活，可以用八个字加以形容，那便是——紧张严肃，刻苦奋斗。他没有任何娱乐或嗜好，何况是阔人家的那些玩意儿：抽鸦片，上烟馆。

一八九四年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政局占了优势，侵略的箭头指向朝鲜，清廷奋起抵抗，对日宣战。可是，水陆两路拒敌的结果，聂士成败出平壤，丁汝昌率领的海军，和日本舰队大战于中朝边境的大东沟外，堂堂北洋水师，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日人乘胜利之余威，连陷大连、旅顺、海城、孟平，甚至南及山东的荣成、威海卫，渤海湾中，唯有悬挂旭日旗的日本舰队，在烟波万顷中耀武扬威。

这一年，吴佩孚二十一岁，有一天下午，他正要到李老师家里去念书，经过蓬莱阁的时候，但见沿途行人神色仓皇，争相走告：

“日本兵舰开来啦！日本兵舰都开到长山岛这边来了哇！”

长山岛，在蓬莱县的正北，和大竹山岛、大黑山头等大小不一的岛屿星罗棋布，唇齿相依，恰好形成蓬莱县北边海域的一座天然屏障，位置很像一排屏风。在长山岛上，设有东莱管理局，和蓬莱县城遥遥对峙，隔海相望。

街上的人，都听到了这个警报，胆子大的，纷纷跑到蓬莱阁前驻足眺望，胆小些的则赶紧跑回家中，有的准备躲避，有的打算逃难，大哭小叫，乱作一团。

当时，吴佩孚一听见有人这么说，立刻迈开脚步，直奔蓬莱阁下，他排开众人，挤上前去，想去探望一个究竟。然而，正当

他一眼看见高悬太阳旗的日本军舰，——许是故意示威，许是看见岸上麇集了很多群众，疑心是清军队伍，日本军舰之一，炮口突然射出一团浓烟，接着，便有“蓬”的一声，远远传来，又是哗啦啦炮弹曳空而过的巨响，然后轰然爆炸，这一炮，日舰准确的击中了目标显著的蓬莱阁。

蓬莱阁附近看热闹的老百姓，一听炮声，大叫一声：“糟了，快逃！”争先恐后，拔足飞奔，转眼间便逃得一千二净。吴佩孚到底受过几年军事训练，比较的镇静，他屹立不动，回转身，抬起头，去看这一炮的弹落点。说来真是凑巧，日本人竟会一炮击中蓬莱阁上的那块匾，“海不扬波”四个大字，刚好打碎了好一个“不”，于是，“海不扬波”变成了“海扬波”。

从十六岁起，吴佩孚偶或借到一些小说书，闲来阅读消遣，在许多评话和说部之中，他最爱看的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精忠说岳传》。水师营里，又有长官借给他看过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所著的《练兵实纪》、《纪效新书》，因此，他衷心敬慕关岳，私淑戚公，忠君爱国的思想，根深蒂固。如今眼见日本舰队在中国的领海公然挑衅，滥施射击，吴佩孚内心的仇愆愤慨，当然可以想见。——他目眦几裂，握爪透拳，怒火在他的胸腔燃烧，许久许久，他两眼瞪住列队的日舰，却在脑海里萦绕着一个愿望：总有一天，我吴佩孚要提一师劲旅，收复失地，还我河山，跟日本人决一死战。

日舰炮击蓬莱阁，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使吴佩孚每一回想，记忆犹新，而且念兹在兹，终生不忘。事隔二十七，他以北洋精锐第三师师长，孚威将军的显赫军职，驻守衡阳，倡议息争御侮，竟然自动撤兵。那时候，他填了一阕轰动全国，传诵一时的《满江红》，其中令人热血沸腾的第一段，写的便是他廿一岁时的感触：

“北望满州，渤海中风云大作，想当年，吉江辽沈，人民安乐。长白山前设藩篱，黑龙江畔列城郭，到而今倭寇任纵横，风云恶！”

日本军舰无缘无故的向蓬莱阁轰这一炮，同时也轰出了吴佩孚的报国决心，复仇志气，以及他投笔从戎，执干戈而卫社稷的平生大愿。在此以前，水师营中吃粮拿饷，无非为了养家活口，由于他找不到更合适的职业；从今而后，吴佩孚是毅然决然的，大踏步往军界走。

沉思默想，老大半天，蓦地记起母亲和弟弟，他们一定已经听到炮声，一定已经听到街坊传来的消息，如今呆在家中，还不知道惊惶紧张成什么样呢？当时眼见日本人的舰队发炮以后并未停留，他们首尾相衔的开走，吴佩孚一个转身，赶紧往回家的路上跑。

到家，母亲和弟弟果然正在担心骇怕，凄凄惶惶，看见吴佩孚，方始露出一些宽慰的神情，但却仍在一叠声的问他：

“怎么样啦？外头究竟怎么样啦？日本军队是不是要打蓬莱？”

“没这个事，”他摇摇头说：“刚才我亲眼看见日本军舰又开走啦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！”吴大娘双手合十，连声念佛：“这真是菩萨保佑！”

吴佩孚没言语，往床沿上一坐，双手托腮，继续想他的心事。

吴大娘见他闷闷不乐，缄口无言，以为他不舒服，或者是在外头受了气，一声声的问他怎么了？吴佩孚唯有对她摇头苦笑，回答说是自己没什么呀。其实呢？他是觉得自己心中所想的，跟老娘亲说不清楚，说不明白，甚至于，说出来还会遭到她老人家的反对。因为吴佩孚脑海中翻腾的尽是些慷慨激昂，悲凉雄壮的感觉：

“黄种应享黄海权，华人该种华夏田，热血男儿拚一死，不许强寇成霸业！”

到了一八九六年，登州府举行院试，朝廷钦派的山东主考官

是名翰林秦澍春，字雨亭，直隶遵化州人，现在秦澍春是跟陆润庠同科中的进士，当时正在莱州府，即今山东掖县当学官，他曾经奉旨历任甘肃、山东、广西主考，一九〇三年死在莱州任所，卒年四十二岁。所以秦澍春在山东主考的时候，行年方只三十有五，该算是很年轻的大主考了。

李丕森老师觉得吴佩孚义理已通，文字纯熟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去试一试看，因此吴佩孚便拎了考篮上考棚。这一次吴佩孚应童子试，居然一鸣惊人，高高的以第三名中了秀才，非但有了功名，得了做官的进身初阶，而且他的宗师，也就是这一科的山东主考官秦澍春，对他相当的赏识，晋见的那一天，奖掖备至，慰勉有加，使吴佩孚极为振奋。

报子敲着铜锣，高擎捷报，一路嘻嘻哈哈的跑到学后街，找到了安香店，把吴佩孚高中第三名秀才的红纸报条，往安香店的大门上一贴。当时吴佩孚不在家，吴大娘听说老二中了，喜得热泪盈眶，手忙脚乱，一时简直不知怎样是好。多亏左右街坊，欢天喜地的跑来帮忙，帮吴大娘燃放了鞭炮，招待，并且打发走报子，一大群人围着他大娘长，大娘短，说是你们家老二中了秀才，眼看着吴大娘就要当上老太太。又有人说：你们看吧。吴大娘的命，说苦其实可好呢，别看他丈夫死了守寡，当年吴老二便去当了学兵，一个月挣二两四钱纹银，如今才不过八九年功夫，吴老二都进了县学，见了县太爷都用不着跪着磕头。

移时，吴佩孚回来，他先自得了消息，一家三口，笑逐颜开，接着，吴佩孚又少不了大忙特忙一阵子，忙着谢邻居，谢老师，拜宗师大主考，拜同年学长；知县大人，本县学官，都递了门生帖子。然后还有祭祖，扫墓，吴佩孚跟母亲弟弟，噙着欢激的眼泪，把他应试高中的佳音，告诉与九泉之下的父亲。

中了秀才，便成为县学的学生，所以官式的称呼，应该是生